



凤凰文库
宗教研究系列

中国儒教史

ZHONGGUORUJIAOSHU

中卷

李申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凤凰文库
宗教研究系列

中国儒教史

ZHONGGUO RUXJNGSHI

中 卷

李 申 著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文库·宗教研究系列

主 编 赖永海

项目总监 府建明

项目执行 戴宁宁

目 录

-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儒教 549
 - 一 天命与祭祀 549
 - 1 魏、蜀、吴三国的受命与祭祀 549
 - 2 两晋的受命与祭祀 556
 - 3 南北朝的天命与祭祀 562
 - 4 魏晋南北朝的孔子祭祀记事 569
 - 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学 574
 - 1 天子的儒学教育及儒学修养 574
 - 2 太学和儒者 578
 - 3 三国时代的儒学 588
 - 4 两晋儒学 595
 - 5 南北朝儒学 601
 - 三 玄学——儒学的深化和染杂 606
 - 1 以无为为本——儒学的深化 606
 - 2 天道自然——玄学的基础 612
 - 3 名教与自然——政局的动乱、政治的腐败和士风的败坏 618
 - 四 天道自然的广泛影响 626
 - 1 天人感应与天道自然的配比 626
 - 2 天道自然观念向不同社会生活领域的渗透 632

3 天道自然和博物学——兼述志怪小说的产生 637

4 天道自然与命运 644

五 儒与道、佛二教 651

1 道教的复兴、盛衰 651

2 处于低潮的黄老道教 655

3 佛教的传入及发展 663

4 儒佛形神之争 672

第五章 隋唐儒教 681

一 隋唐时代的天人之际 681

1 隋朝与天命 681

2 唐代初期的天命灾祥 688

3 唐朝中期的天命祥瑞崇拜及灾祥之争 695

4 祥瑞观念的进一步淡化 702

二 隋唐儒教的神灵与祭礼 708

1 隋唐时代的制礼作乐 708

2 上帝祭祀和上帝观念 715

3 隋唐时代的音乐和祭祀 721

4 祭孔礼乐 728

三 隋唐儒学 735

1 隋唐儒学的盛衰 735

2 隋唐时代的儒者 741

3 《五经正义》述评 747

4 唐代的其他经注、经疏 759

四 儒教在各个文化领域 767

1 儒教在自然科学 767

2 儒教刑律 775

3 隋唐儒教史学 782

五 隋唐时代的儒、佛、道三教 790

1 三教关系演改 790

2 隋唐佛教理论的新发展 799

3 唐代道教的发展 805

- 第六章 宋代儒教的前驱 812
- 一 复兴儒教的呼声 812
- 1 社会危机与儒者的对策 812
- 2 唐代后期的新《春秋》学 821
- 3 韩愈和《原道》 827
- 4 文与道——唐朝后期儒者的文学主张 833
- 二 天人关系的争论 838
- 1 唐代后期君臣对天人关系的讨论 838
- 2 韩愈、柳宗元论天人关系 845
- 3 柳宗元、刘禹锡论天人关系 852
- 4 唐代后期其他儒者的上帝鬼神观念 858
- 三 儒教心性论的崛起 865
- 1 韩愈等人对心性问题的探讨 865
- 2 李翱和复性说 874
- 3 心性论与《大学》《中庸》和《孟子》 880
- 第七章 北宋儒教 887
- 一 儒教复兴运动的续篇 887
- 1 五代时期的儒教 887
- 2 北宋前期的儒教复兴 893
- 3 复兴孔祀与儒学 900
- 4 北宋前期的经注 906
- 二 北宋儒教的神灵系统和祭祀制度 911
- 1 北宋制礼作乐的一般状况 911
- 2 上帝及主要神灵祭祀 915
- 3 封禅与天书 919
- 4 祈禳与百神祭祀 926
- 5 北宋的宗庙祭祀 931
- 6 北宋的孔庙祭祀制度 937
- 三 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北宋儒学 939
- 1 北宋前期儒学中的新因素 939
- 2 王安石宗教—政治改革的前驱 944
- 3 王安石之学与政 950

- 4 王安石的《周官新义》 958
- 5 王安石和心性论 965
- 6 王安石变法与变革儒学 972
- 7 新法与天意 977
- 四 世界模式论 985
 - 1 宋代易图的前驱 985
 - 2 黑白点《河图》《洛书》的问世 987
 - 3 邵雍的世界模式论 994
 - 4 《周氏太极图》的世界模式 1002
 - 5 《潜虚》模式 1007
 - 6 邵雍、苏轼等人的鬼神论 1012
- 五 张载、二程新儒学 1018
 - 1 张载的儒学 1018
 - 2 二程的儒学 1033
- 六 北宋佛、道二教概况 1048
 - 1 北宋三教态势 1048
 - 2 佛教向儒教的靠拢 1053
 - 3 北宋道教概况 1059
- 第八章 南宋儒教 1065
 - 一 南宋祭祀礼仪的变迁 1065
 - 1 南宋初年的祭祀与天人之际 1065
 - 2 南宋祭祀的发展 1070
 - 3 南宋君臣于天人之际 1076
 - 二 南宋儒学的变迁 1082
 - 1 王学和程学在朝与在野之争 1082
 - 2 庆元党禁 1088
 - 3 理学取得了统治地位 1094
 - 三 王学与反道学者的儒学 1099
 - 1 难以寻觅的王学踪迹 1099
 - 2 不入门派的儒者之学术 1106
 - 3 抨击道学的儒者之儒学 1112
 - 4 王学与程学之争简评 1118

- 四 南宋初年的程学 1122
 - 1 程门弟子的义理之学 1122
 - 2 南宋初年非嫡传的程学 1127
 - 3 南宋初年的象数学 1132
- 五 朱熹的理学思想 1138
 - 1 朱熹的生平和著作 1138
 - 2 儒教新纲领——朱熹的《大学章句序》 1141
 - 3 朱熹的上帝观和天人关系论 1148
 - 4 从天人关系到理气关系 1155
 - 5 从理气到心性 1162
 - 6 以格物致知为前提、以持敬为核心的修行之路 1169
 - 7 朱熹论仁 1176
 - 8 朱熹论鬼神 1182
- 六 朱熹的同道和讲友 1188
 - 1 张栻的儒学 1188
 - 2 吕祖谦的儒学 1194
 - 3 蔡元定、蔡沈的儒学 1198
- 七 朱熹的异道和论敌 1205
 - 1 陆九渊的儒学 1205
 - 2 陈亮的儒学 1218
 - 3 叶适的儒学思想 1225
- 八 朱熹的后继者 1229
 - 1 陈淳的天命论和鬼神观 1229
 - 2 真德秀和他的《大学衍义》 1236
 - 3 黄震论天与人 1243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儒教

一 天命与祭祀

1 魏、蜀、吴三国的受命与祭祀

东汉末年，豪杰并起。政治的腐败几乎使人人都感到无可逆转，“汉运将终”，汉家气数将尽的念头和言论到处流行。在这种情况下，从张角、张梁这些普通的儒生，到累世沐浴皇恩的汉家宗室、旧臣，凡有条件的，都援引天佑有德的信条，认为自己将是接受天命的新一朝天子。

袁术，汉司空袁逢之子，是所谓“四世三公”之家，本人举孝廉出身，在汉末的政治动乱中，认为天命在己而自称皇帝：

兴平二年冬，天子败于曹阳。术会群下谓曰：“今刘氏微弱，海内鼎沸，吾家四世公辅，百姓所归，欲应天顺民，于诸君意如何？”（《三国志·魏书·袁术传》）

有人劝阻，但没有效果。于是袁术“用河内张炯之符命，遂僭号，以九江太守为淮南尹，置公卿，祠南北郊”（《三国志·魏书·袁术传》）。

刘表，鲁恭王之后，“号为八顾”（《后汉书·刘表传》），是儒者中的佼

佼者。党禁解除，刘表逐渐做到了荆州刺史，不久，也以天命在身自居：

……表郊祀天地，嵩正谏不从，渐见违忤……（裴松之《三国志注·刘表传》引《先贤行状》）

与刘表同宗的刘焉，曾“精学教授”，被“举贤良方正”，做过宗正、太常卿，后来做益州牧，因平定了一起叛乱，“自此意气渐胜，遂造作乘輿车重千余乘”（《后汉书·刘焉传》）。此事被刘表弹劾：

……先是荆州牧刘表表焉僭拟乘輿器服。（《后汉书·刘焉传》）

“僭拟乘輿”，也就是自己想做天子。

公孙度，为辽东太守。“初平元年，度知中国扰攘，语所亲吏柳毅、阳仪等曰：‘汉祚将绝，当与诸卿图王耳’。时襄平延里社生大石，长丈余，下有三小石为之足。或谓度曰：‘此汉宣帝冠石之祥……’度益喜”。于是公孙度“追封父延为建义侯，立汉二祖庙，承制设坛埴于襄平城南，郊祀天地……”（《三国志·魏书·公孙度传》）

上述诸人，就是仲长统所说的“伪假天威”与当天命之豪杰竞雌雄，而不知去就的人。类似这样的人还有许多，上述诸人不过是“伪假天威”中的“佼佼者”。自然，他们的结局也很快就清楚。刘焉、刘表、袁术、公孙度，都很快遭到了败亡，他们的败亡证明了他们所称天命的虚妄。这种现实表现于人们的思想，就是曹操的“不信天命之事”。

曹操，字孟德，二十岁举孝廉为郎。由于董卓在京城洛阳制造了政治和军事动乱，曹操逃回家乡，组织起一支军队，参加了讨伐董卓的战争。董卓西迁，是个绝好的战机，但各路诸侯都观望不进，只有曹操独自奋起追击，由于寡不敌众，追击失败，曹操也受了伤。这件事表明，在各路诸侯之中，几乎只有曹操一人还忠于汉家天子。不久，袁绍等人又谋划立刘虞为天子，曹操拒绝了。袁绍曾得到一枚玉印，向曹操出示，曹操“笑而恶焉”（《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袁绍、袁术、刘表，都是被曹操所消灭的。在现实的斗争中，曹操不仅对现实的形势保持着清醒头脑，而且对天命之事也保持着清醒头脑。据裴松之《三国志注·魏书·武帝

纪》引《魏武故事》，曹操在废除汉家三公、自己做了丞相以后，曾下一道《明志令》，其中叙述了自己的经历、志愿和天下形势，并论述了自己在当时的实际作用：

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

但他表示，他要学齐桓、晋文、蒙恬等人，即使兵势强大，也要尊奉汉室；即使兵力足以反叛，也要守义到底。但他也不能放弃自己的权力，那样将会是“慕虚名而处实祸”。至于其中所说“性不信天命之事”，乃是对袁绍、袁术、刘表、刘焉、公孙度等人“伪假天威”事件的直接反应，而不是对天命、上帝的根本否定。

后来，孙权为了进攻刘备，向曹操称臣，并“称说天命”，但曹操知道，假如自己称帝做天子，将会成为众矢之的。夏侯惇曾劝曹操“应天顺民”，代汉为天子，但曹操表示“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这就是说，曹操不认为自己是代替汉家、接受天命的新一朝天子。

曹操死，他的儿子曹丕认为自己是天命的接受者，所以很快废除了汉献帝，自己做了天子。

曹丕做天子，在天人关系上的重大举措，就是废除了因日食策免三公的传统：

（黄初二年五月）戊辰晦，日有食之，有司奏免太尉，诏曰：“灾异之作，以谴元首，而归过股肱，岂禹、汤罪己之义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职，后有天地之眚，勿复劾三公。（《三国志·魏书·文帝纪》）

对于祭祀制度，则是废除了汉代一些被认为是多余的祭祀。黄初五年十二月，曹丕下诏：

先王制礼，所以昭孝事祖，大则郊社，其次宗庙，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乱，崇信巫史，至乃官殿之内，户

牖之间,无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设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执左道论,著于令典。(《三国志·魏书·文帝纪》)

所谓沃酹“户牖之间”,是否与五祀有关,未见明文。《通典》卷五十一载:“魏武王始定天下,兴复旧祀,而造祭五祀:门、户、井、灶、中霤也。”曹丕未必违背其父重修的制度,但那整顿祀典,废除非礼之祭的用意则十分明显。



图 4.1 曹丕受禅碑(北京图书馆供图)

曹丕在位期间祭天,未设配享的先祖。魏明帝继位,则以武皇帝曹操配天,以文皇帝曹丕配上帝。景初元年,改革郊祭制度,主要是在郊坛之外,另立圜丘。

“圜丘”之说见于《周礼·春官宗伯下》:“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据《尔雅·释丘》:“非人为之丘。”也就是说,丘是自然生成的。这样,在人工修建的郊坛上祭天,严格说来,是不合儒经的。

依郑玄《周礼注·大宗伯》:“昊天上帝,冬至于圜丘所祀天皇大帝。”而郑玄《礼记注·大传》在“不王不禘”下说道“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并且“皆用正岁之正月郊祭之”。郑玄还引用《孝经》“郊祀

后稷以配天”，认为这个天，就是周代的感生帝灵威仰。

依郑玄说，则圜丘和郊祭并不是一回事。圜丘，是在自然生成的山丘上祭昊天上帝，时间是冬至日。郊祭，则是于郊外设坛祭五帝。南郊是祭五帝之一的感生帝，时间在正月。

依据郑玄的学说，魏明帝把洛阳城南的委粟山营建为圜丘，并于冬至在那里祭天，并把在这里所祭的上帝的名称定为皇皇帝天；而把南郊所祭的上帝定名为皇天之神，以武皇帝曹操配享。魏明帝对郊祀制度的改革，是企图更加严格地按照儒经来建立祭祀制度。改换一个朝代，就改换上帝的名称，使我们很可以推想得出，在更古的时代，各家所祭的上帝，当都是各家自己的远祖。在后代仅仅改换名号的地方，上古所变的就是实际。刘秀当时没有改变上帝的名号，那是由于王莽据儒经所定的上帝名号首先是给汉家天子所祭祀的。

对于宗庙祭祀，魏明帝有一道重要的诏令：

礼，王后无嗣，择建支子以继大宗，则当纂正统而奉公义，何得复顾私亲哉！汉宣继昭帝后，加悼考以皇号；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称引亡秦，惑误时朝。既尊恭皇，立庙京都，又宠藩妾，使比长信，叙昭穆于前殿，并四位于东宫，僭差无度，人神弗佑。而非罪师丹忠正之谏，用致丁、傅焚如之祸。自是之后，相踵行之。昔鲁文逆祀，罪由夏父；宋国非度，讥在华元。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为戒。后嗣万一有诸侯入奉大统，则当明为人后之义。敢以佞邪导谏时君，妄建非正之号以干正统，谓考为皇，称妣为后，则股肱大臣，诛之无赦。其书之金策，藏之宗庙，著于令典。

这是一道严厉的诏令，也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可能明帝对自己的后事有了某种预感。其中心意思是说，若皇后无子，由支子继承皇位，就应当从公义出发，舍弃私恩，把自己的继父作正宗，而不得称自己的生身父母为皇、为后，来扰乱祭祀制度。

“为人子者为人后”，是儒教的一条重要教义，也是古代一项重要的

继承制度,即做了人家的继子,就要履行作为后嗣的义务。儒教把自然情感作为自己立论和设立各种礼制的基础,但礼制本身则包含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依照礼制,庶子也必须把父亲的正妻作嫡母,并且为之服丧三年;为自己的生身母亲,却不能尽这样的义务^①。这样,庶子的自然情感也就遭到了损害和压制。而所谓“亲亲”原则,也必须置于礼制的规范之下,并不能完全按照血缘关系、自然情感来亲近自己该亲近的人。汉宣帝把自己的生身父亲尊为“皇”,在魏明帝看来是不合礼制的。刘秀当皇帝,自认为是汉平帝的继承者,所以他的父、祖就不能在京城立庙祭祀,而只能在当地由郡县主官按时设祭。刘秀即使做了皇帝,其自然情感也不能得到充分表达。

若是由于生理的自然原因使皇后无子,如汉宣帝、汉哀帝那样的情况,礼制和自然情感的矛盾也就更加尖锐。在这种情况下,以支子入继大统的皇帝往往强调自己的自然情感,而儒者们则往往以维护礼制为己任。后来在宋明时期,这种皇帝和儒者,自然情感和礼制的冲突一再导致严重的政治危机。

魏代还对朝日夕月的制度进行了改革。汉武帝行朝日夕月礼,是“常以郊泰畤,质明,出行竹宫,东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既为郊日月,又不在东西郊,遂朝夕常于殿下东面拜日”。魏文帝曹丕认为这样的礼仪“烦褻似家人之事,非尊天之道”。黄初年间,薛靖据《周礼》,认为“朝日无常日”。他反对郑玄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的主张,建议仲春朔日朝日,仲秋朏日夕月。但淳于睿据《礼记》,维护郑玄的主张。魏明帝时,采纳薛靖的建议,“二月丁亥朔,朝日于东郊;八月己丑,夕月于西郊”。在作《通典》的杜佑看来,魏明帝的做法,“始得古礼”(《通典》卷四十四)。

至于其他祭祀制度,大体沿袭汉代。魏明帝还仿汉代旧制,以夏侯惇、曹仁等从祀曹操庙庭。为了废除淫祀,魏明帝还下诏,要求各地不得祭祀不在祀典的山川。

就在曹丕称帝的时候，蜀国群臣听到这个消息，也援引天命，拥立刘备当皇帝。谯周和儒者们(包括议郎、祭酒等人)上言：

臣闻河图、洛书，五经讖纬，孔子所甄，验应自远。谨按《洛书·甄曜度》：“赤三日德昌，九世会备，合为帝际。”《洛书·宝号命》：“天度帝道备称皇，以统握契，百成不败。”《洛书·录运期》曰：“九侯七杰争命民炊骸，道路籍籍履人头，谁使主者玄且来。”《孝经·钩命决录》曰：“帝三建九会备”……(《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在蜀国臣子们看来，《河图》《洛书》中所载的这些话，说明了刘备(字玄德)应该称帝，为天下之主。

诸葛亮等人的上表称：

……群下前后上书者八百余人，咸称述符瑞，图、讖明征……瑞命符应，非人力所致……二祖受命，图、书先著，以为征验，今上天告祥，群儒英俊，并起河洛，孔子讖记，咸悉具至。(《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刘备自认为继承的是汉家天下，所以仍称上帝为“皇天上帝”。章武二年，命丞相诸葛亮在成都修建南北郊祭坛。

裴松之注《三国志》，于《吴书·孙破虏讨逆传》注中引《吴书》《江表传》等，说孙坚在参与讨伐董卓的战争时，在一口井里得到了汉朝的传国玉玺，又引《山阳公载记》，说这玉玺后来被袁术夺去。裴松之为孙坚辩护，认为孙坚对汉朝忠诚不二，不会藏匿汉朝的传国玺。然而这个传说本身，说明孙坚也是一个想做皇帝的人。但由于政治、军事诸条件的限制，孙坚之子孙权在魏蜀相继称帝以后许多年，才登上了帝位。《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黄龙元年春，公卿百司皆劝权正尊号。夏四月，夏口、武昌并言黄龙、凤凰见。丙申，南郊即皇帝位。

孙权的告天文书称上帝为“皇皇后帝”，这是吴国的上帝名号。

即位祭天之后，孙权就不再举行郊祀。裴松之注引《江表传》，吴国臣子们曾劝孙权营建郊坛祭祀天地。孙权回答说：“郊祀当于土中，今非其所。”群臣援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认为随处都可祭天，并引周文王曾在镐京祭天。但孙权认为，那是匡衡等人的臆说，不是经典的正义。所以坚持不再举行郊祀。也有人说孙权末年又举行了一次郊祀，至于孙权的继承人，则一次郊祀也未进行过。

“土中”观念来自《周礼》。《周礼·地官司徒》载：

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

土中就是地中。依《周礼》，当夏至日，立八尺标杆，杆影在正午时为一尺五寸的地方，就是地中，即大地的中央。天子的王畿，应以此为中心建立。当然，这里也应该是天子祭天的地方。《周礼·地官司徒》认为地中的意义是：

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

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

孙权出身孝廉，精通儒经。对于郊祀这样的大事，他恪遵儒经之说，说明独尊儒术之后，儒经的教义已成为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而“郊祀必于中土”的观念对于中华民族的统一，有着重要的意义。

2 两晋的受命与祭祀

《搜神记》和《宋书·符瑞志》都记载，魏明帝时代，张掖郡山谷中出现了一块石头，上面有马、牛以及麒麟、鹿、凤凰、仙人的形象，还有八卦、星宿以及彗星的形象，有字三十五个“上上三天王述大会讨大曹金但取之金立中大金马一疋中正大吉关寿此马甲寅属水”。这是汉代以后第一件最重要的谶纬事件。魏明帝厌恶其中有“讨曹”的字样，命人把“讨”字凿改成“计”字。当司马氏代魏建立晋朝，人们认为这块石头上的图象及其文字，就是司马氏取代曹魏的符命祥瑞。